

耶誕暗潮

梳理長髮的同時，彩潔心裡即有預感，她的初戀將畫下句點。

今天舉辦耶誕舞會，她的雙胞胎哥哥因為社團表演，很早出門準備。她與朋友約定一起搭車，男友則是在現場碰頭。雖然很不想承認，但在耶誕舞會中和男友談判是件煞風景的事。她簡單打扮，再次確認後就出門。

公車比預想中來得快，搖晃不穩的車門敞開，她的朋友已坐在窗邊。彩潔刷卡後坐在她身旁，發現她一直盯著手機看。

「彗星？」

「幹嘛？」綽號彗星的朋友看她一眼，皺眉頭，「這個髮型是怎樣？綁馬尾就算了，好歹也弄得俏麗一點，綁這麼低好老氣。」

「太高儀隊的帽子會卡到，謝囉。」她轉向讓彗星重綁，「妳剛剛在看什麼？」

「照片。」

「什麼照片？」

「我不想講。」

窗簾不斷拍打至臉上，彗星不理會，繼續梳理頭髮。她細膩地拿出梳子仔細梳齊，與她平時只用手梳順不同。

「小蒼蘭的香水。」彗星說。前往舞會的路上，氛圍不太對勁。她本來覺得是因為自己沒有掩飾好情緒，但彗星不像是被她影響，反而一直藏有心事的感覺。

「妳也差不多該告訴我，關於妳男友有多爛的事。」彗星套緊手中的髮圈，彩潔感覺頭皮被拉扯。

呼嘯而過的風景漸漸模糊。彗星大概以為她男友喜歡她哥，才講這麼重的話。

「哈哈，這要怎麼解釋……我哥應該才是爛人。」她輕笑出聲，「本來就是在我的要求下試著交往，結果我哥居然想追求他。如果我哥跟我爭的話，我一定沒有勝算……」愈說聲音愈低，低到連她自己也聽不見的程度。

「哈？」

「他昨天告白，但我今天才知道。」彩潔微笑著，眼淚卻有點溢出。

彗星什麼也沒說，只是默默遞上衛生紙。她看到彩潔微紅的眼角，目光又飄向窗外。手中的節目單慢慢被她握出幾條折痕。

下車走到學校，舉辦舞會的地點在育樂中心，在進校門口後的右手邊。順利進場後，彗星說要找同班朋友，一下子就失去蹤影，只剩彩潔自己四處逛。她和男友並沒有約定好在哪碰面，想等到兩人都到時再傳訊息。布置好的育樂中心不像平時見的明亮寬廣，而是昏暗且擁擠。為了表演而設置的音響已佔去許多空間，昏暗的燈光本該營造出曖昧的氛圍，此時綠色地板卻呈現詭異的青綠，反射在皮膚上，顯得臉色很差。她知道差不多是開始的時間，對方應該到了，卻遲遲不查看手機。她還沒想好見面後該說什麼。事實上，她連下一步要怎麼做也還沒想好。如果不主動提起這個話題，以後也不讓他與她哥見面的話，是不是煩惱就能解決？

手機頻頻震動，看來他傳訊息行不通改成打電話。在會場的同学因興奮而躁動不安的竊竊私語朝她襲來，洋溢著青春的氣息。燈光聚集在舞台，使會場完全暗下。她希望時間可以永遠停留在這刻。

但是這不可能，彩潔的男友在遠處招手，向她走去。

「那是新裙子？很適合妳。」璟寬說。

她的藏青色新長裙本來猶豫很久才換上，看來猶豫的時間沒有白費。

「嗯，搭冬裝很方便。」她沒有看他，「你不問我為什麼不看訊息或聽電話？」

「妳可能不方便接聽或是沒注意到。」

「你也沒有問我，我哥跟你告白這件事的感想。」

也許璟寬認為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，可是他們感情不順已有段時間，一周前他才坦言自己對女生可能不感興趣，在性傾向上有點迷惘。

「以我們之間的感情來看，沒有必要介意。」他輕聲說。

她沒有回話，別過頭去。

往二樓看去，那裏是表演者的休息區，上頭的人在做甚麼都看得很清楚。她看見她哥正倚在欄杆和一個很熟悉的人說話，仔細一看，那是彗星。她心跳漏一拍，避開視線。她沒想到彗星會去找她哥，若是四人會合，舞會將變成搶人大戲。這是災難，所以她現在得和璟寬立刻說清楚。

即使她不想在耶誕節分手。

「誠實回答，」她拉住他的衣角，「你對我哥有好感？」

他沒料到她會問這個問題，轉頭看她，「我不能說沒有，對不起。」

她似乎聽什麼東西碎了，可能是旁邊有人打翻飲料。才怪，舞會沒有提供飲料。

「那我什麼都沒聽到，同樣你也答應我，不要答應他的告白。」

「我昨天已經拒絕他，妳放心。可是……」他咬緊下唇，「不，沒事。」

即使是彩潔主動退出，他也不會答應她哥。他就是這樣的人。她忘不了一周前，步步進逼問他時，他小心翼翼吐露真實想法的表情。

他們是在某個夜晚認識。那時，彩潔才剛加入儀隊，對於高強度的訓練還不適應，高中的課業也不能怠慢，又加上月事，讓她差點在等公車的站牌旁昏倒。如果是在火車站，她還能買點什麼舒緩，在四下無人的公車站牌，距離商店有點遠。她幾乎是癱在長椅上，不知道有沒有力氣上公車。「妳還好嗎？」遇見的那個人是璟寬。他幫她買熱茶，扶她搭上公車。淺聊後才發現是同學校的學生，他也恰巧在附近補習。於是之後他們時常約好一起搭車，在人少的車上談天。也不是一直如此友好，每當彩潔心情不好，沉默望向窗外，他也不會多問什麼，只會把他的掛飾——紓壓的捏捏樂拿給她。她會一直按壓那個綿羊直到他下車為止。

時而接近，時而遙遠的距離，讓她產生從未有過的感情。

彩潔拿出勇氣踏出關鍵的一步，順利開始交往。可是在那之後，他們之間的相處仍和朋友無異，雖然她很努力要求他，但這反而讓他不像以前一樣常笑。

現在回頭來看，她提出試著交往，是不是早就在讓他勉強？

舞台上的樂團表演結束，台下響起掌聲，璟寬也跟著面無表情拍手。

這不是她要的。

其實比起被稱為彗星，她覺得自己更像行星，守護耀眼太陽的行星。彗星與彩潔分開後，她立刻去找彩潔的哥哥，想問清楚怎麼回事。這是身為彩潔朋友應該要做的行動，然而她心裡清楚知道，她很不想這麼做。兩階併一階上樓梯，到二樓掃視周圍。橘色的座椅灰舊得宛如褐色，鋪排在階台上。

彩潔哥哥正趴在欄杆上觀看底下舞台表演。她忍住朝他大吼的衝動，快步走到他旁邊，大力拍他肩膀說：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彩潔的哥哥朔澤往後跳一下，發現是熟悉的人才又趴回欄杆：「想待會要約璟寬吃什麼。」

「你……！」

「停，妳要問他們？」他用下巴指人群中的兩人。

「你知道他們發展不順，為什麼還想搗亂？」

她很早發現彩潔與璟寬的異樣。本來聽到她交男友很替她高興，卻未曾在見面中，看見他們親暱的模樣。牽手已是屈指可數，更何況擁抱以上的行為。她一直想問彩潔原因，卻被以害羞為理由蒙混過去。轉而詢問璟寬，才知道原來他在對自己的樣子感到迷惘。而她也是如此。

「我想贏過彩潔。」

「用這種方式贏她，我不覺得你會高興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朔澤垂下頭，「但她的存在讓我喘不過氣，我想做點什麼。」

「妳知道她是音痴嗎？這大概是我唯一比得過她的東西。」

她看見他放在一旁的吉他，然後是他的手。左手指尖上有層厚繭。

「妳問我在想什麼？我才想問妳在想什麼。我這樣做正合妳意不是嗎？」

台下如雷的掌聲襲來，彗星覺得深藏已久，無人知道，連自己也不知道的秘密被攤開。她大概對彩潔早已不是朋友的喜歡。的確，他這樣做才是她內心真正所想。

在他們身後，和朔澤同樂團的團員小聲呼喚，示意他們差不多該下樓準備。

「妳想在她面前裝一輩子，還是趁這次，加入我？」他離開欄杆，拿起一旁的吉他。明明身處在吵鬧的環境，但他們之間的沉默宛如凝固在空氣中。她上樓本來是想維護好友，卻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她當然不想隱藏自己的心情，不想只停留在朋友，卻也不想看到彩潔哭泣的樣子。但是就算她不想讓彩潔傷心，他們也註定無法長遠。因為他們不在同一條路上，璟寬在對自己的樣子感到迷惘。

朔澤等不下去，轉身離開。

「好，算我一份。」她微微一笑。

彩潔後來又和彗星會合，雖然很想問她為何見她哥，又說了什麼，但總覺得問了也不會造成改變，所以作罷。彗星與璟寬的互動看起來和平常無異，他們隨意聊點近況，抱怨之前運動會的天氣。彩潔只是聽他們講，一面望向舞台。接下來輪到朔澤的樂團表演，他擔任主唱兼吉他手，明顯還不適應邊唱邊彈，但還是很精采的表演。所有表演結束後，是慢舞環節，但彩潔只注意手機訊息，另外兩人也不太注意台上教舞的講解。

朔澤整理完樂器下樓，朝他們三個走來。彩潔看他一眼，然後往育樂中心門口走去，另外兩人也跟上。

彩潔好想逃跑。她為什麼要在耶誕舞會和自己的哥哥對峙？她當然清楚理由，不過清楚和接受是兩回事。只希望他們接下來不要大打出手到所有人圍觀，她的耶誕舞會毀了，她不能毀掉其他人的。

「我認真覺得這種情況好荒謬。」彩潔說。

「但也多虧這種情況，我們才能好好對話。」朔澤在外面的鐵椅坐下，鐵椅發出吱呀的聲響。

他似乎刻意與門口的工作人員離一段距離，負責驗票的工作人員彼此笑鬧，並未注意到另一頭互看的四人。

「事到如今，還想說什麼？」

「妳從來都不和我聊感情，我怎麼會妳在煩惱什麼。」

她站在他面前，「你很過分你知道嗎？從小就常把我喜歡的東西搶走，這次是我喜歡的人。你其實只是想捉弄我不是嗎？那就不要把別人也牽扯進來，只讓我傷心不就好了……」

彗星走到她身邊，輕拍她的背。彗星瞪著眼前的人，似乎不能接受他的處理方式。

「我承認之前的行為，但是這次不一樣。我是認真的。」他輕握她的手，「而且這我也不能決定，決定權在他身上。」

彩潔陷入沉默。她轉頭看向璟寬，他站在斜陽照射的柱子後，周遭皆是金色的方塊，卻獨漏他站的區域。他在陰影中微笑，回應她的期待。會場內部隱隱傳來抒情的弦樂。

看起來事情圓滿解決，然而並不是。璟寬還是會為自己的性向感到迷惘，與彩潔相處時仍會對無法親密對待她感到自責。以及她的哥哥朔澤，退一萬步來說，如果他是認真的，那之後是他會感到痛苦。更不用說璟寬坦承了他的真實感受，她卻對此視而不見。她必須做出選擇。

「你好意思說你是認真的。」彗星說，一邊掐上他的肩膀，「講這種謊話，聽在真正認真的人耳裡最討厭，對認真喜歡你的人也是。」朔澤像是被掐痛般直拍彗星的手背，說：「突然掐我幹嘛！我難道不能認真喜歡別人？」

「在這種時候喜歡妹妹的男友鬼才相信。」

「是有規定不能喜歡已成情侶的人？他甚至都沒答應我。」

「你幹嘛喜歡不要臉的人？」彗星問璟寬。他嘆口氣，搖搖頭說：「我不能接受這個說法，頂多有好感而已。」

「那把好感放回她身上，然後討厭這傢伙。」彗星說。

「喂！」

兩人喋喋不休指責對方，彩潔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她知道要阻止他們，但是看見那個難以相處的哥哥被罵，她浮現只想默默旁觀的念頭。下午的斜陽好刺眼，彩潔眯起眼睛。

「他們吵累就會自動停下，來這邊。」璟寬似乎發現她在眯眼睛，一手遮住陽光，將她拉入陰影中。

他纖細的一面讓人喜歡他，現在卻使他們兩人陷入陰影中。不，或許打從她提出交往的那刻起，他們就已蒙上巨大的陰霾。想要走出去，她就必須拿出勇氣，踏出關鍵的一步，才能一起再度沐浴在陽光下。和彗星互吵正熱烈的朔澤，似乎注意到彩潔細微的想法，直直盯著她。她忽然想起朔澤在聽見他們剛交往時，曾閃過的皺眉。

她牽起他的手，踏離柱子後的陰影。

「怎麼了？」璟寬問。

「我想分手。」

「咦？為什麼突然……」

「都是你的錯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雖然你一開始拒絕，但我還是堅持交往這點是我的錯。可是你無法持續下去要說出來，大聲說你想分開當朋友！對我殘酷點，我才不會捨不得你的溫柔……」即使已經下定決心，聲音還是有點顫抖。彩潔抹掉眼淚，小跑步離開育樂中心。

「彩潔——」彗星走沒幾步，立刻被朔澤抓住手腕。「現在該追的不是妳，是他。」朔澤用眼神示意正猶豫中的璟寬，並塞給他一個東西，說：「交給她這個，講你想講的。」璟寬看一眼手中的物品，離開他們追彩潔。

彩潔走到學校的中庭，踩上翠綠草地，才發現草尖的露水似乎還沒乾，她那件被注意到的新裙子稍微被沾濕。她坐在一處露天的木椅上，放空看著天上漂浮的白雲。那個吵雜笑鬧的舞會已聽不見，世界彷彿慢下來般。

「妳還好嗎？」璟寬問，在她身旁坐下。

「我累掛在公車站牌時，你也這樣問我。」她說。

他們沉默並肩坐著，像往常一樣。彩潔盡力說服自己，這一切只是回歸最初的模樣。她拉了拉裙角，將它放在鞋子上。

「我很討厭這種試探性的問法，像是施捨。」

「抱歉。」

「不要道歉。」

從遇見的那時就一直沒變，如果他們吵架，先退讓的總是他，即使他是對的。那麼現在該是她退讓的時候。

「不過在很累的時候，這句話就像救命繩索。我大概一直在等那句話，等有人看我。」

「我不是喜歡你，而是那個剛好在位置上的人。」彩潔說。

她希望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對他說謊。與現實結合的謊言最能讓人信服，她也想騙過自己，騙自己只是喜歡剛好在位置上的人。

「那幸好我有及時出現在那個位置上，才能遇見妳。」他攤開手掌，是一隻綿羊玩偶，「現在是時候離開了，因為有人等著坐。不過，在位置空著的時間，牠可以陪妳。」

彩潔接過玩偶，綿羊在手中的觸感澎澎軟軟，像是他給人的感覺。流乾淚的臉被強風拂過，冰涼卻沒有風沙刮磨。她把高馬尾拆開，梳順後重新綁起，如平常一樣綁低。

微風將落葉捲起，育樂中心前的籃球場邊散落一堆落葉。彗星和朔澤坐在台階上，望著環寬離去的方向。

「妳剛才根本沒有按說好的來。」朔澤說。

「我發現和壞人聯手會良心不安。」彗星踩碎一片枯葉，「但你剛才的行動要不要解釋一下？」

他露齒而笑，彗星小小揍他一拳。「其實和妳想的沒差多少，我想贏過彩潔，對他是認真的。少掉的是為他們操心的部分，妳也看得出來他們都拉不下臉，我只不過是讓他們有契機認清彼此。」他的眼睛望著籃球場的末端，像是沒有焦點般目光游移。他坐的那層石階裂了一點縫隙，延伸至台階下的柏油路，至看不見的深處。

「那……反而答應你的我才是壞人。」

「馬上倒戈的人才不能跟我比。」他搓亂她的頭髮，「今年耶誕舞會真好，所有人都不得好死。」

戶外非常安靜，只聽見寒風在空中劃開的聲音。下午三點不再開放進場，因此工作人員都離開門口，只剩下他們獨自坐在門口台階。

接近夜晚，校園牆外的街燈一個個亮起，是柔和的橘光。人群從育樂中心門口漸漸流出，有些停留在籃球場聚集拍照，有些則是往校門口走去。學校沒有如外頭商家的燈飾，因此即使傍晚留有彩霞，舞會結束的學校還是陷入陰影，一側的樹叢在黑暗中伸張枝葉更顯得詭譎。

璟寬和彗星先離開，剩下的兩人在校門口等父母接。

「這個綿羊是你的，對吧？」彩潔說。

在不遠處的情侶正牽著手依依不捨道別，像是永遠見不到一樣擁抱。

「又想開罵？」他連忙搖搖手。

「不是，我要謝謝你。」

還有道歉。彩潔知道他本來打算一輩子不說出口，卻因為她的問題讓他跟妹妹出櫃。

校外人行道的方磚一路綿延至看不見的盡頭，原本顏色一致的灰磚被路燈照得一明一暗。仔細一看，灰磚裡面有閃亮的碎片，被路燈直照的很明顯看得見。還有那些沒被照亮的，沒被看見的。